

重点推荐

为中国文学寻找对照的镜像

——读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有感 □何郁

第一次见李建军,大约是10多年前,在东城图书馆北京作协组织的一次诗会上。李建军来得晚,穿一双剪刀口布鞋,拎着一个布袋,里面似乎是几本书,一身衣着显得朴素而简单,一开口,却迸发出玉石金声。讲什么已不记得了,但敢说真话敢说有分量甚至是得罪人的真话,却印象深刻。事后我看被批评者不仅不见怪,还主动上前去攀谈,气氛极为融洽。我想批评应该是这个样子吧,一方面本着良心说话,不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被批评者友好相处,成为同道。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在俄苏文学里就有,而且成为一种精神传统。

这是不是李建军痴迷俄苏文学的一个情结呢?他倾力而为的就是试图构建中国的具有道德高义又符合文学规范的中国文学批评愿景。只可惜,这个愿景似乎不那么容易实现。有没有一种文学批评符合这一愿景,而且还便于我们学习?有的,这就是俄苏文学。于是李建军一头扎进去了。于他,这不仅仅是还债,是一种情感牵引,更是一种使命感使然。

如今,鲜有人愿意这样皓首穷经做冷学问,而且写出来的文章说不定还会得罪人。然而,15年,李建军就是这样一头扎进去的。他像一只温顺的熊猫重返竹林。他一点点地爬梳,一点点地抉取,披沙拣金。从他每一篇文章后面落款的时间来看,他是不着急的,从2004年一直写到2018年,整整15年,可谓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恒兀兀以穷年”。他既全面梳理了俄苏文学的方方面面,从精神气质与精神传统、重点作家与文本解读,到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路向转换和接续传统,其中既有宏观理念的辨论,如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也有重点作家和作品的微观解读,如戈里与《死魂灵》、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中国文学构建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文学镜像,也对比寻找着解决中国文学诸多问题的一剂良方。如果不是因为对中国文学爱得深沉,或许就不可能做这一件浩繁的工作——80多万字的文学批评巨著,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的,而且还充盈着饱满的诗情。

是的,是诗情。这是我阅读本书时直接被感动的地方。一部好的文学批评著作或许本该具备诗一样的情怀和品格,充满诗性的智慧和果敢。李建军的批评文字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他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不含糊,不温吞水,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字里行间闪烁着批评的锋芒和钻石般的真知,这种文风恰恰是认真的表现。这也是俄罗斯文学批评大师别林斯基的批评范式。李建军深有感慨地写道,“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别林斯基最了不起的地方。表达自己的态度和主张的坦率性,敢于反对对方观点的论战性,这些,就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最重要的精神特点。”这些话,既是写给别林斯基的,也是他写给自己的。

李建军正是这样做的。莫言获诺奖之前,李建军针对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展开深刻的分析,那时候莫言获诺奖呼声已达顶峰。莫言获奖后,李建军照样抓住莫言作品中的问题,写了一篇大文章,其火力的尖锐性和不可辩驳的硬核甚至远超过此前的批评。我想这这就是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胆识和胸襟吧。在他眼里,或许只有对真理的追求,而没有任何私欲。

知己知彼,讨论别林斯基意在为中国文学寻找批评的良方。李建军写道,“我们缺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



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别林斯基那样把文学当作圣物的纯粹态度。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时,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说得透彻切,此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症候。这完全是用心良苦的批评文字,其情可鉴如日月,其心可触如赤子。

李建军在每一章里,几乎都有对中国文学的批评,这些文字同样闪烁着诗性智慧和赤子情怀。在第一章第三节,讨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无论是法国式的忏悔,接近自我主义和世俗情调,还是俄罗斯式的,具有博爱精神和宗教气质,在中国文学里都几乎没有。忏悔跟中国文学无缘。这会怎样呢?李建军分析道,“这一模式制约下的中国的小说,叙述谋士的诡诈,叙述壮士的忠勇,叙述淫妇的惨死,叙述贞妇的冤屈,叙述官吏的酷虐,叙述君子的正直,叙述小姐的多情,叙述才子的缠绵。这样的叙事可能很凄婉,很感伤,很愤怒,但却很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描写良心的强烈痛苦,展示罪恶带来的不安和焦虑。”请原谅,我还要引几句,“如此一来,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你就很少看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也很少看到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然而,人只有通过忏悔才能洗清自己的罪孽,只有通过反省才能获得新生,没有忏悔伦理的文学是多么可怕啊。李建军引用弗里德里希·黑尔的话说,“通向对于人类可能存在的天堂之路必须穿过我们自己的地狱。”是啊,不经过自身的黑暗,不学会反省自己的卑下,如何得见光明和未来?

“重估”二字也是李建军用力甚深的地方。在李建军笔下,几乎每一个涉及到的领域,都能重新挖掘出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都重新焕发出评估的光芒。讨论作家作品是这样,梳理庞杂的批评传统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所敬重的作家之一,说完全崇拜他也符合事实。在华中师范大学,在桂子山图书馆,我是顺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一本一本读过去的,本科毕业时,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他的《论诗学的(双重人格)——兼与别林斯基商榷》。后来,就一直深爱着这个作家,甚至深爱着那个深夜晃荡在街上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仿佛就是另一个我。

“文学批评与理念建构”是本书的重头戏,共2章,其中有一节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见托氏的文学批

评也不可小觑。但真正读进去,却发现李建军完全颠覆了我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笔下,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叙事作品中的,一个是批评文字中的,前者是“一个仁慈的人,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拷问灵魂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宗教学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后者是“一个黯淡的形象——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个缺乏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理性意识的人,一个冥顽不化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缺乏正直人格的拙劣的批评家。这个批评家,甚至在在的沙皇和未来的沙皇唱起了赞歌,他写道,“我希望您,殿下,作为世界上富有艰巨天命的伟大的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能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很差的但却是最忠诚的意图,我用艺术形象描绘我国当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险的祸害。”

这启发我进行反思,反思人性的复杂性,反思伟大作家的光明与黑暗。那么,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在哪儿?李建军写道,“我们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在冲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啊!在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身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陋,却没有他的伟大;有他意识上的狭隘,却没有他精神上的高尚,如何克服他的庸陋,接近他的伟大,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的问题。”真是拳拳之心,殷殷之意,一颗赤子情怀,完全溢于言表。

讨论高尔基现象或许更可见李建军寻找良方的用意。高尔基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他以独特的气质和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传统”,但他不像但丁,“承上启下,连接着新旧两个时代”,他导致了俄罗斯文学发生裂变和异化。高尔基现象对我国的文学现象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我们或许在某个阶段,也因为某些特殊因素的介入,比如战争因素和政治因素,中断了2000多年的家国传统和忧患意识,中断了萌芽的民主和科学的启蒙道路,使得文学陷入种种泥沼。我们来看看高尔基的论述吧,或许这样看得更清楚,他说,“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最忠实的反映。”很显然这种仅仅从社会学层面作出批评的文学观是狭隘的、落后的,不能融入现代性,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诗性的,符合人性的。但偏偏我们多年来就是奉行这种文学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有些人变相地拿起这种文学观作为刀斧来砍伐作家作品。李建军写道,“那些信奉这种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的人,通常习惯于用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刀斧来肢解作品,常常在对作家的评价上,表现出一种随意而任性的消极状态——这一点,我们在不计其数的‘批判文章’中,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可以见到。”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或许很明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传统中借助金钗度己,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从自身传统中寻找新生的突破口。俄罗斯正是这样,勇敢地向过去学习,接续善良和高贵两大传统,将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发扬光大,“站在凯撒的对立面”(李建军语),催生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等许多世界级的大诗人和作家,使俄罗斯文学重新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莫畏危楼遮望眼

——论马宇龙小说《楼外楼》的精神旨归 □马元雄

百家品书

小说《楼外楼》从一个人、一栋楼,一个抑郁症患者,一栋不得不修的楼开始写作,探索倾听生命在幽暗深处的呼吁,凝听灵魂在繁重役使下的喘息,令人既感觉沉重疼痛,又觉眼前豁然开朗。这部作品,通过对邝天穹内心的剖白和其成长轨迹的叙述,写了这个精神荒芜时代下对复杂人性的质问,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其实每一个人从出生、长大到衰老,乃至死亡只是画了一个圆。”主人公的深入感悟体现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

“你走远了,我才读懂了一些什么……”戴欣娅读懂了邝天穹,邝欢关于父亲之死鞭辟入里的分析以及邝野等人深刻的自责都反映出他们对邝天穹的理解,但在残酷的现实规训下,每个人都拒绝示弱,拒绝摘下面具,不愿正视现实,大家都像只陀螺一样,被时光和规则赶着无休止地旋转,直到散了架,再也转不动。“邝天穹自己也曾问:‘你连自己都能明白精神病人的思想吗?’我们每个人都无情地接受着形形色色的规训,也将五花八门的规训给予别人,在各种掩饰下自欺、欺人,最终迷失自己。但最最终,夫妻感情的回归、兄弟亲情的回归、邝天穹的回归,回归自我、回归真实、回归真情,一系列的回归提示时下每一个人关注眼前人,珍惜眼前事,呼唤繁忙状态下盲目追求而忽视身边人和事的‘我们’多一份真诚,多一份关爱,体现了真诚的人文关怀。

小说通过主人公细腻敏感的心灵感受,包括一些夸张的描写、变形的意象,展现了扭曲的人性,生活中的阴暗,显示了对时代敏锐的认识以及愤懑。如母亲意象的描写,母亲给予生命,又像是一副精神的枷锁和桎梏,“母亲哪,一个让人怕让人恨又让人不爱的人哪。”而精神上

的母亲在给他神经的舒缓和引导时,并未真正解救他,最终不可避免地随着他从形体上消亡。他在苦苦追寻好洁身世、纠结于和尹夏的爱恋时,很多时候只是追寻精神上的母亲,寻找一个心灵的避风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与依赖。当主人公走进好洁心理治疗中心,走近好洁时,在喧闹的城市中,在此会有我的家、我的灵魂的故乡的归属感。“曾经想,我要成为你的药,让你的长夜缩短。谁料想,你却竟成了我的药,让我的长夜更长。”但这归属感是如此的短暂,这味药只是暂时缓解病痛,与此二者的关系客观上将推进了更大的抑郁和虚无。精神上的无助亦体现在生存血脉被斩断后的彷徨,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乡村已彻底成为不城不乡之地,成了夹缝中畸形的第三世界,只是偶尔或浓或淡的乡愁让我们想起这个根之所在,根已不存的地方——最后邝欢被推土机的轰鸣声、王向春的“三年规划”和“双五十”部署的滚滚洪流所吞噬。

小说不再一味追求高大全,而是以一个抑郁患者的内心独白、所观所感展开对阳这个城市的画卷,展现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疗卫生、城市建设、农村改造、升学就业、人际关系、工作应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映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忧虑感,透射出这个时代心理“亚健康”状态,和读者达到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当然更深层次的是对主人公的解剖,政坛新贵建设局长、专业过硬的书记学生、知书达理的老师儿子、公私分明的包工头的哥哥等一系列身份掩盖下的“我”,最终反映出一个个“本我”,原来崇高的自身和庞俊杰一样为世俗所累。

“是一面镜子吗?……我只能看着我,却无法融入,只能注视却无法触碰。”

师生二人恰似两面镜子,在对方身上审视着自己。“后来我才知道,老师(庞俊杰)跟我一样,有一股来自外界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他,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把真实的自我包括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包裹起来。在社会这个高速运转的大机器中,我们别无选择。”

“楼外是什么?是眼睛吗?散瞳,那才是洞穿一切的眼睛。”故事中的钱前虽很少出场,但又无处不在,他的生活状态是邝天穹理想中的,但邝天穹确是落入生活中的钱前,这个伟岸的影子被无限拉长,试图粘合崇高的人生表象,但却永远无法融合。

现代社会中人被异化的焦虑,人的烦躁无绪已成为一种社会病,我们追逐一切可以追逐的东西,唯独失去了自己。恰如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甲壳虫,试图用坚硬的甲壳保护自身最柔软的地方不受侵害,结果可想而知,是徒劳的。异化、市侩显示在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中,从主人公升任建设局长后,王向春进一步地示好,甚至弟弟天昊判若两人的表现,展现了温情面纱下赤裸裸的唯利是从。琴瑟和谐,却非相和之曲。“十字路口,我们分着走。你走我的泪,我走你的恨。”这只是时下人际关系的一点缩影,利益与隔阂让人的距离变得如此遥远,夫妻同床异梦,同事貌合神离,一切恰如诗人顾城所言:“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让赴死亡之约的主人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一生的故事。故事从他坠楼,在回忆诉说中,在有限的空间(楼面到落地50层高)和时间(从出生到死亡45年的时光)中展开叙述,最后以他的落地为节点,尘归尘、土归土,为一

个——抑郁患者的人生画上句号。“大地呀,我要来了,请迎接我!”只是最终宽广的大地亦无法收容他,在无序的改造开发中,邝欢也不能幸免,他的骨灰盒最终散落野外。

现实是残酷的,“也许,只有具有活着状态的事物才具有死亡的本领。我看到死神俊朗的面庞已经出现了,他让仙子坐着一驾马车来迎接我。”死亡在作者笔下亦可以写得如此诗性,但是在落地成为无数碎片、散布在空气中的无数个我恍然发现,本来柔软湿润的大地此刻却坚硬如铁。“亲爱的,我不要你瞬间的灿烂,我要你长久的快乐。”最后在这句沉甸甸的祝福语中香燃尽,灵魂熄灭,生命之门关闭。

人、城市、生活,在高速运转的时代背景下,都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抑郁症。“抑郁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抑郁。”从邝天穹、董莉们的抑郁折射出王向春、雍阳、何光荣等的狂欢,当然后者的狂欢映衬着前者的抑郁以及狂欢者自身可预知的抑郁。如何让每一个卑微的生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你把我经验告诉大家,告诉所有抑郁的人,让他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死亡的灵魂和人发生照面时,虽然灵魂并非实体,但对于人来讲,是一种反观自身的“他者”,面对生命、生活、家园被莫名的恐惧威胁时,他所传达出的为他人担忧的人性关怀,让他的死获得了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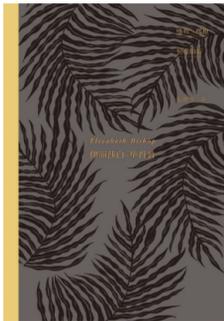
“生命的意义就是,上帝派遣一个灵魂来到世界上受苦,然后死亡。可是由于这个人的努力,他所受过的苦,后人不必再受。”小说最后,尹夏的“三离”(离婚、离职、离家)恰恰体现了希冀所在,邝天穹们未竟的理想和希望,虽然遥远但真切地寄托在了尹夏们的身上。

好书快读

主持:宋晗

《唯有孤独恒常如新》

【美】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狄金森后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经典诗集。布罗茨基、希尼、帕斯等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推崇备至。《唯有孤独恒常如新》收录了毕肖普最为经典的诗歌,包括《失眠》《一种艺术》《旅行的问题》《致纽约》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选译于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为纪念毕肖普诞辰100周年出版的两卷本《毕肖普诗歌散文全集》之《诗歌卷》,被《波士顿邮报》评为年度最佳诗集,也是迄今最权威的毕肖普诗歌选本。

《内在经验》

【法】乔治·巴塔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之一。法国思想家巴塔耶的这部著作,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它是作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隐秘的个人心灵记录,是巴塔耶的一部代表作。

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是重大的灾难,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巴塔耶,于灾难中不断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欧洲启蒙传统。循着尼采的轨迹,他试图以经验和直觉的方式,探讨主体如困兽般的处境及超越界限的可能。本书的思想核心仍是对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批判,包含着对笛卡尔、黑格尔的反思或对尼采、兰波、普鲁斯特的解读。

《感叹诗学》

敬文东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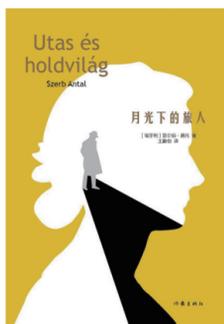


在诗言志之外,在文以载道之外,辨认汉语独有的声音,找到隐秘而贯穿始终的道路。

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当代诗歌批评、研究专著。作者以感叹来切入当代诗歌,但感叹并不仅仅是感叹或咏叹,而是上溯至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兴”。在此基础上,全书论及了当代诗歌的抒情、经验与形式、现代性等关键性题目,讨论了诸多诗歌个案,为探索当代诗歌的新路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行为宏阔,语词丰赡,因而全书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随笔。

《月光下的旅人》

【匈】瑟尔伯·昂托 著 作家出版社



《月光下的旅人》精心钩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就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令人陶醉的,集合了魔幻、疯狂、情爱和惊悚的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的复合体。

问题始于威尼斯。这是爱尔兰和米哈伊在意大利蜜月旅行的第一站。在那里,爱尔兰发现她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小巷里徘徊。问题在拉丁纳继续出现。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男子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当米哈伊错过他和爱尔兰本该搭乘去罗马的火车后,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南极》

【爱】克莱尔·吉根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南极》是爱尔兰当代最受瞩目的新锐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她的成名作,获得了爱尔兰隆尼文学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大奖。这不是一本寻常的短篇小说集。15个故事从爱尔兰到美国南部,从体面的中产阶级到一无所有的伐木工,或冷酷或温情,或细致或粗犷,却无一例外地触动读者神经。每个故事都充满着希区柯克式的悬念和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是“当代最精致写作的短篇集之一”。